情之所钟

伴在一起

朱惠忠

老伴要归来了，乘坐的飞机应该是起飞了。

那飞机是12点钟起飞。在我们这里，正好是午夜12点。或许出于一种挂念，一种期盼，我的生物钟内早就储存着的信息起作用了，夜里我忽然醒了，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刚过12点。

我在三个月前回国了。老伴因为有事，还要住三个月才能回来。这三个月，我过起了独居生活。老年人独居的滋味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
人至暮年，生活已经没有了压力，没有人催着，逼着，更不愁吃，不愁穿。然而，日常生活的调理，力不从心，日显疲惫。两个人时，常常有个分工，一人扫地了，一人就揩台拭凳，一人洗菜了，一人就烹煮，边做边说，切磋商议，既不显得吃力，精神上还蛮愉快。外出时，一人锁门，一人提醒别忘了取下钥匙。行走在路上时，都会互相照顾着距离，提醒路面上的坑洼、石块。需要吃药的，也有人到时提醒。起夜过后，也会告知别忘了喝几口热水。一人生活之后，就没有了这些细枝末节。该做的，做累了，就只能随它去；不该忘记的，忘记了，也只能忘记了。就说每天离不开的做饭烧菜，多了吃不完，少了不好烧。有句古话说，少年夫妻老年伴，人老了，激情浪漫渐渐远去了，互伴互助就特别重要，有个老伴陪着伴着，那是最幸福的，这是生活实践告诉我的。

在夜深人静时，那挂钟报时的金属敲击声显得特别的清晰，好像在告诉我，飞机已经离开了北美洲，进入了北极圈，来到了亚洲……老伴已经在飞机上度过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她不会玩弄座位前的小电脑，不知厌不厌气？不知她坐在打边的位子，还是过道边上的位子？我知道她的脾气，一般不会为了自己的需要去麻烦别人的。想方便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也不一定会请邻座让一让的。坐得腰酸背痛了，也不一定会到走廊里站上一会儿。这些细小之事，要是我在边上，定会提醒她的。

老了，有个伴是多么的重要。我毕竟是暂时的离别，马上又要伴在一起了。然而，现实却是残酷的，有的老人，一半走了，永远的走了，留下的那一半，打击该是多么的大？遗憾将是永远的。人们会同情他们。为了过好最后的那一段人生路，我希望他们能再找到另一半。然而，现实也有些残酷，有老人说，谈何容易！是的，留给他们能找的那一半并不多，还须得到子女们的支持，才有可能成为现实。

飞机终于进港了，其实我早就等在了出口处，凝视着一个个出来的旅客，生怕眼漏了她。见面之后，第一句话问的就是，路上是否顺利？一万多公里的旅程，对年轻人来说，也会有疲劳之感，别说一位古稀老人了。她说，还好，亏得有热心的旅客帮助，通关、提取行李都很顺利。

回家的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，我不再像她在飞机上时那样多思多虑了，心里特别的平静。因为，我们终于又伴在一起了。

旅游者的“行李”

邓宾善

旅行者风尘仆仆，熙来攘往，终极的收获，似乎不尽一致。每当看到男男女女的旅行者，手提肩负、满载而归的时候，我常不禁地想：他们的行李是不是过于偏重了物质的方面，而对思想上的行李有所忽略呢？

旅行是解放，是对人的思想的一种解放。旅行固然可以给人带来快乐，但给人带来快乐的并非旅行本身，而是旅行给人的触动。当人们怀着“无事日月长，不羁天地阔”的豁达、开朗的心情，走出家门的樊笼，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于是，游目骋怀，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，寻求美的踪迹、诗的轨迹，思索自然的奥秘、人生的真谛，对自己今后将怎样更好地生活，似乎有了新的感悟。

英国作家阿兰·德波顿说：“旅行是思想的接生婆。”人们在旅游中，不时触碰新鲜素材，随时产生新思路，有心者便随手记录，尝试在纸上沙沙“啃桑叶”，把流淌的感悟注入笔端。写下就成永恒。正如日本作家鹤见祐辅所说：“能如旅行似的，使我们思索的时候，是没有的。……只要旅行一年，他的思想上的行李，便堆得很高了。”

因此，高尔基把旅行称为最好的学校。旅行对年轻人来说是教育的一部分，而对老年人来说则是阅历的一部分。旅行途中，新鲜事物时刻伴随着你。正因为知识和旅行密切相关，旅行在人生中才具有特殊的意义。法国作家卢梭对此深有体会。他说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独自徒步旅行时想得那样多，生活得那样有意义，“田野的风光，接连不断的秀丽景色，清新的空气，由于步行而带来的良好食欲和饱满精神，在小酒馆吃饭时的自由自在，远离使我感到依赖之苦的事物。这一切解放了我的心灵，给我以大胆思考的勇气，可以说将我投身在一片汪洋般的事物之中，让我随心所欲地大胆地组织它们，选择它们，占有它们。”他徒步旅行所获得的思想上的行李，对于他以后的创作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

由此可见，思想上“行李”的轻重，完全取决于旅行者思想上投入的深浅程度。就这个意义来说，旅行者并不是在旅行，而是在旅心。

榴花燃，夏意浓

英子

你从他乡来
从春天的雨幕中掉落
饱蘸了绿野的墨笔
铺陈出一垄垄麦黄
你樱红的唇色
是我梦境里深深的迷恋
轻启贝齿
我就知道
再也忘不了你酸爽的滋味

你总是不合时宜地开放
不在春季，也忘了秋天
偏是迎着夏夜浓烈的气息
你燃放自己
在拐角旮旯里
开出一朵又一朵的鲜红

我总是仰着头傻傻地看
想着你也许并不孤单
路旁的夹竹桃繁乱地开着
但是那池清水里
将要碧荷连天

路上 蒙蒙/摄

陆即仙题画诗

顾建清

清代宫庭画家，嘉定人陆遵书（1721—1787），字扶远、即仙，号得岑。乾隆戊子（1768）举人。任主聊城讲席，归主东昌书院。部铨会同知县，未及赴任，卒于京邸。

即仙工山水、梅竹、松石、花卉、蔬果。山水本娄东法，烟云深秀，丘壑不穷，可与张鹏翀抗衡。写意荒率之笔，时仿项圣谟。善书，曾以泥金楷书写乘妙法莲华经三卷于羊脑笺上，成乾隆御览之宝。著有《得岑馆画跋》《得岑馆诗集》《停云稿》《燕台稿》《练川杂咏》。兄授诗，字苍雅，亦能画，工于写生，乾隆壬午（1762）帝南巡，苍雅与即仙并献画册，均邀睿赏。门人金梦蕙、顾枧，并传其学。

即仙又擅诗，意境清丽，有香山、剑南之趣，其《题古狂弟画睡鸭》二首，一云：“睡鸭写来亦自奇，庄周蝶梦未回时。绿溪春暖溶溶水，点点花飞总不知。”二云：“好教收却竹枝弓，更莫持竿逐钓篷。自在得眠依沼沚，江湖不羡远凌风。”

另一首题画六言诗，云：“十竿五竿修竹，一株两株古松。近水似无还有，远山欲澹还浓。芦叶洲前明月，梅花村里晓风。船泛溪南溪北，人在诗中画中。”字少胜多，清新明丽。

其自赏其句，乃又题一画，云：“杨柳堤前夜月，青花邨里晓风。船从溪南溪北，人在诗中画中。”是诗如画，真乃圣手。

夜跑的坚守

九莉

喜欢跑步，便每天上下班之余跑一跑。头几年是路跑，多是每天晚饭后一歇，七八点钟辰光，沿马路边跑，但得挑稍微远一些僻静点的马路，不然一路跑来躲避人车不及。慢慢地几年下来，发现即便再偏僻的马路，车子也越来越多。机动车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，防不胜防难以招架。跑步休闲的心情荡然无存。想着张朝阳还是郁亮说过，他喜欢跑步因为跑步时一应杂事都撂下不想了，只必须想着不断调整呼吸和自己左脚右脚的每一步。在车流不息的场景里，一直印在心里的他这话，竟是虚无了。

于是毅然转换阵地。想着索性就在自家小区里跑吧，虽然螺蛳壳里做道场也是施展不开的样子，但终究离家近，省却时间无数。又是几年跑下来，张朝阳郁亮那感觉又不复存在了。因为所在是老式小区，机动车停车位本来预留得少，哪里抵得过人们狂热的购车欲。日复一日车位便捉襟见肘。于是原本小区里大片的绿化消失不见，渐次被硬化为路面的停车位。而原本还算宽敞的小区道路，更是大半边被长蛇似的停车占满。宽路演变成窄道，还得时不时避让着另半边进出的车子。于是这夜跑也变得磕磕碰碰和躲躲闪闪，有些无趣了。

疑心跑步当做休闲运动是否不合时宜了。与其夹缝中求生存，不如放弃了吧。正迟疑的时候，一股倡导全民健身的风尚兴起。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开始被大力强化，日渐红火。后来就又听说了距小区不远的那所小学校操场，晚间免费对社会开放，附近居民健身者可入。竟是有十二分的欣喜。时不我待，于是再次果断转换阵地，每晚学校操场夜跑去！

于今学校操场夜跑也有几度春秋。一路跑来自然身体愈显强健，性情更加坚忍。还结交了一众跑友，交流跑步所感及生活日常。习性相似的人方能各美其美而美美与共。这夜跑带来的感觉真好。

修行如夜跑，我自有我的坚守。

随想录

点灯

戴达

渔村的小女孩艾小青在海滩上画画，她不用笔用杨柳枝，她不用画纸用沙子。她画呀画呀，蘸着阳光，蘸着咸味的海风，从早晨一直画到中午。她画了一条好大好大的鲸鱼。

沙滩的颜色是金黄色的。艾小青画在沙滩上的大鲸鱼也是金黄色的。

有海潮袭来，打湿艾小青的双脚，也打湿了画在沙滩上的大鲸鱼。

“扑腾！”大鲸鱼竟然在沙滩上翻动了一下！把个艾小青乐得在太阳下“咯咯咯”地傻笑。

海潮退去，大鲸鱼恢复了平静，趴在沙滩上一动也不动了。

阳春三月孩儿脸，说变就变，当艾小青回渔村吃午饭后回到海边，太阳已经不见了，天上浮起了乌云。

下午，大鲸鱼趴在没有阳光的沙滩上，一动也不动。艾小青有点担心：太阳公公肯定是肚子饿，回家吃饭去了，大鲸鱼会不会也肚子饿了呢？

正猴急来着，天上下起雨来，还响起雷。这是今年南方的第一声春雷呀！雷声滚过海滩，滚过大海，滚向天边……“扑腾！”大鲸鱼竟然在沙滩上又翻动了一下！

雷声过后是滂沱大雨……大雨冲刷着海滩。大雨冲刷着海滩上蠕动的大鲸鱼。

雨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的雨水硬生生把大鲸鱼哗哗冲进了大海！

淋成落汤鸡的艾小青又喜又悲。喜的是大鲸鱼回家乡啰，海里有东西给它吃；悲的是自己刚有了个新伙伴，马上就走了……

游入大海的大鲸鱼在墨色的海洋中就像一团金黄的火焰，欢乐地游呀游……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金黄色的大鲸鱼呀。

艾小青像铁钉铆在暴雨中的海边，朝着游往大海深处的大鲸鱼踮起脚尖张望。

雨停了。黄昏来了。大鲸鱼早已无影无踪。艾小青还在眺望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艾小青正准备离去，听到大海里有人喊她，“艾小青！艾小青！”她定睛一看，是潜游到海岸边的那条金黄色的大鲸鱼在和她说话哩！

“海龙王的小女儿举行婚礼，特地让我来请你做她的伴娘！你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！”艾小青心情雀跃，“让我回家换一身新衣裳好吗？”“不用，你这身渔家女打扮蛮好的！”大鲸鱼说，“不过，你要带盏小马灯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“我的心里黑洞洞的，我要让你到达我的肚皮里，去我的心里点一盏灯！”

“骑在你的背上去海龙王的宫殿不更好吗？”“风浪太大，你受不了的，还是钻到我的肚子里，让我带着你去海龙王的宫殿吧！”

“好吧，那你等着我！”艾小青说完，匆匆回家取小马灯去了。

小女孩要赶着为大鲸鱼黑暗的心点灯，还要赶着去当海龙王的小女儿的伴娘哩！

这时，夜色为雨后的大海披上了一层缥渺的幕纱。

不远处，渔村的灯亮了。